

混沌少年纪空手的风云传奇
改变了大秦王朝的历史传说
大秦帝国因他而灭 楚汉争霸因他而起

大秦

3

武道精神的磨炼体验
战争残酷的血腥场面
杀人不见血的谋略心计
英雄难过美人关的缠绵爱情
让玄幻大师龙人描述得淋漓尽致

龙人◎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大秦

3



龙人◎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灭秦.3/龙人著.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2005.9

ISBN 7-5039-2835-2

I. 灭… II. 龙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05462 号

灭 秦 3

著 者 龙 人

责任编辑 李春阳

装帧设计 门乃婷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顺义向阳印刷厂

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6.5

字 数 370 千字

书 号 ISBN 7-5039-2835-2/I·1285

定 价 22.00 元



灭秦内容简介

大秦末年,神州大地群雄并起,在这烽火狼烟的乱世中。

随着一个混混少年纪空手的崛起,他的风云传奇,拉开了秦末汉初恢宏壮阔的历史长卷。

大秦帝国因他而灭,楚汉争霸因他而起。

因为他——霸王项羽死在小小的蚂蚁面前。

因为他——汉王刘邦用最心爱的女人来换取生命。

因为他——才有了浪漫爱情红颜知己的典故。

军事史上的明修栈道,暗渡陈仓是他的谋略。

四面楚歌动摇军心是他的筹划。

十面埋伏这流传千古的经典战役是他最得意的杰作。

这一切一切的传奇故事都来自他的智慧和武功……





人世阁

阁主大秦权相赵高，身怀天下奇功“百无一忌”，又借助官府之力，使得人世阁渐渐强大至有力压其它四阁的趋势。而克制他的皇道武学“龙御斩”又消失江湖，故更令其横行无忌。

流云斋

西楚最强大的门派，在其斋主项梁的经营下，统一了西楚武林，将各门各派的人才尽归入旗下，在万里秦疆烽火四起之时，趁虚而入想一举夺得大秦江山。镇斋神功“流云真气”霸道无比，其侄项羽凭此功而搏得西楚霸王的英名。

知音亭

亭主五音先生是乱世武林中修为最高的几位强者之一，门下高手无数，纪空手就是得其之助，才能在乱世中立足，镇门神功“无妄咒”可以控制天下任何绝学导气时的经脉流向，使其敌不战自败，唯一弱点是不能驾驭中咒者的思想。

听香榭

一个神秘而又古老的组织，当代阁主吕骥是一个不达目的势不罢休又有着很强征服欲的女人，其门中的“附骨之蛆”“生死劫”“红粉佳人”三大奇毒，控制着无数的武林高手。天下最可怕的杀手主使人。

问天楼

春秋战国卫国亡国后的复国组织。当代阁主卫三公子，一个怪物中的怪物，虽身怀上古绝学“有容乃大”奇功，横行天下稀有敌手，但其性格反复无常让人捉摸不定，他可以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，又可为复国献出自己唯一的生命。刘邦的亲生父亲，纪空手的强敌。





主要人物简介

最聪明的女人——红颜

知音亭的小公主，拥有着高贵典雅的气质，空谷幽兰般的容貌。音律与武学修为都已达到很高的境界，性格平和坚强，其聪明之处便是在乱世众雄中选择了纪空手，而一代霸主项羽却为搏其一笑拥兵十万，相迎十里。反而树立了纪空手这位宿命中的强敌。

最可悲的女人——张盈

“入世阁”阁主赵高唯一的师妹，天生媚骨，媚术修为之高已达到媚惑天下众生之境。因赵高修炼镇阁神功“百无一忌”自闭精气，冷落了她，使其成为了秦末武林中最可怕的魔女。终死在了扶沧海的‘意守沧海’的奇功之下。

最可爱的女人——凤影

“问天楼”刑狱长老凤五之女，是位惹人疼爱的小美人，温婉娴静，清纯可爱。在韩信危难中与其结缘，成为韩信的至爱，江湖传言韩信背叛兄弟助刘邦争夺大秦疆土都是为了此女。

最幸运的女人——吕雉

“听香榭”真正的主人，是位有冒险精神，性格坚毅果断的美女。因修炼镇榭神功“天外听香”需保住处女元阴，而无法享受鱼水之欢。后听香榭发生内乱，她受其姐暗算，与纪空手有了合体之缘。得到了补天异气之助，不但将神功修炼到至高境界，还成为了纪空手的妻子。

最善良的女人——虞姬

大秦美女，容貌清丽脱俗，是位惹人怜惜的娇弱美人。性格外柔内刚，坚信缘由天定，对纪空手一见钟情，为救情郎情愿被刘邦充当礼物送给项羽。刘邦也因此事而钻进了纪空手布下的圈套，不但痛失至爱，还差点在鸿门宴中身陷万劫不复之境。

最不幸的女人——卓小圆

“幻狐门”当代门主，性格如水般变化无常，媚功床技天下无敌，由于此门是问天楼中的一大分枝，她自然而然成为了刘邦的情妇，后被纪空手以偷天换日的手法易容后送给项羽，变成一个媚惑项羽的工具。

最成功的英雄——纪空手

一位混混与无赖眼中的神，一段段传奇中的人物。他身具龙形虎相，偶得补天异宝，踏足江湖后在项羽的十万大军前，夺走他心中的美人——红颜。又从刘邦的陷阱中将他送给项羽的礼物——虞姬据为己有。江山美人让他树敌无数，战争与血腥使他明白世间的残酷。仁义二字让他变得强大无比，这只因他坚信——仁者无敌！

最无情的君主——刘邦

卫国的皇室后裔，身具盖世奇功“有容乃大”。但名利使他仍容不下身旁具有高才智的兄弟，为搏强敌的信任，他可以送上心爱的女人与父亲的生命。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，是他一生奉行的箴言。这只因——帝道无情！

最霸气的男人——项羽

其天生神力，加之家族的至高武学“流云道”，更使他身具盖世霸气，纵横大秦疆域所向无敌。然而，为搏红颜一笑，树下了纪空手这位宿世之敌。西楚的疆土毁在其一意孤行，四面楚歌、十面埋伏各种奇计使其在楚汉相争中败得无回天之力。乌江之畔，横剑脖颈只表达心中的霸意——“霸者无惧”！

最危险的敌人——韩信

乱世中的将才，纪空手儿时的好友，因能忍别人不能忍之事，使他很快在乱世中崛起。却因抵不住名利的诱惑，出卖兄弟。霸上一战他为保存实力，亲手放走他今生“宿命之敌”。为自身的利益，他可出卖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。可惜等其拥有争霸天下的实力时，却得不到任何的主持力，这是他一生中最残酷的打击。但他至死仍不明白这是否是——“宿命之意”！

最聪明的隐士——张良

知音亭五音先生放入江湖中的一枚隐子，此人精通兵法，又足智多谋，是乱世中不可多得的谋士，在刘邦身旁尽心尽力助其发展势力，纪空手复出后因他之助不费一兵一卒得到大汉所有的军队。此人唯一弱点——不懂丝毫武学。



最倒霉的铸师——轩辕子

天下三大铸剑师之一，因爱人之抚隐于市集铸练神刃，刀成之际，定名“离别”，实属凶兆，身受数大高手围攻而血战至死。后此刀在纪空手之手力战天下知名高手威扬天下。

最可怕的剑手——龙赓

天生为剑而生的人，因身具剑心，故能将剑道练至无剑的至高境界——心剑。五音之死令其复出，纪空手得其之助，才弃刀进入至高武学的殿堂——无我武道。

最富有的棋手——陈平

夜郎国的世家子弟，在夜郎陈家置办赌业已有百年，凭的就是‘信誉’二字，创下了无数财富，是各大争夺天下势力眼中不可多得的财力支柱。

最失败的盗神——丁衡

五音旗下的五大高手之一，偷盗之技天下无敌，虽盗得天下异宝“玄铁龟”，却无缘目睹其宝让纪空手成为一代霸者的机会。





001 第一章 激情之刀

飞刀出手的时机，他们似乎又远远不及樊哙。因为他在飞刀之上已浸淫了十数年，自小玩起，已经给他手中的飞刀注入了生命的激情。一把拥有生命激情的飞刀，有谁不怕？

013 第二章 狐女多情

掀帘而进，便见卓小圆独坐帐内，刘邦看出她的眼中带了几分哀怨。若非是对方的声音极为熟悉，刘邦几乎认不得眼前之人就是卓小圆，无论他怎么细看，都觉得这本就是活脱脱的虞姬，真正应了纪空手所说的“七分神，十分形”。

026 第三章 鸿门之宴

本公既然知道卫三公子乃是大将军的宿敌，当然不想就此放过他，是以才刻意笼络，去其戒心，寻找机会。终于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竟真的让本公侥幸得手了。”刘邦神情自若，气宇轩昂，娓娓而道。“什么？你竟杀了卫三公子？”项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040 第四章 心灵感应

纪空手捕捉到了五音先生目光中显示出来的意图，所以微微一笑。他忽然发觉，在他与五音先生之间，已经产生了一种默契，这种默契与武道修为丝毫没有联系，而是发乎自然的心灵感应，所以他已经知道了自己下一步应该做些什么。

055 第五章 临危不乱

“的确如此。”赵高缓缓回头，眼芒一寒，直射到纪空手的脸上，道：“我之所以心有杀意，是因这位纪公子。对本相来说，登高厅一役，是本相这一生中最大的败绩，不仅是我个人之败，亦是我入世阁百年之大败，要想再复当年风光，只怕是本相心头的一个奢望了。”



067 第六章 封侯拜相

他的心在刹那间静如止水，红颜与虞姬的容颜如花般绽放在他的心之深处，充满着无限的柔情，不尽的蜜意。死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离他如此之近，但在这一刻，他蓦然发觉，只要自己心中有爱，死有何惧？

079 第七章 御龙神斩

“不可能并不表示绝对没有！”子婴的话很冷，犹如席卷雪山的北风，寒至彻骨：“百无一忌，终究有忌，在这个世上，本就没有绝对的东西，你的神功虽然已到了武道的极致，但一物降一物，百无一忌的克星，就是龙御斩！”

091 第八章 精英云集

“兵不在多，而贵在精，少而精的兵力，最讲究战术配合，而扶沧海无疑是这方面的大行家。但两军决战，有了非常精妙的战术，如果没有正确的战略，想要获胜还是不行，所以你要学的，不是战术，而是统揽全局的战略眼光，以及驭人之术。”

103 第九章 与敌共舞

无论本王，还是你，我们都是这个世上少有的智者，虽然我们不可能再为朋友，却可以成为战友。当理智战胜了感情之后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原来彼此之间对对方都有非常大的利用价值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命运又让我们走到了一起。

118 第十章 夺钟之战

这股杀机就像是一条蛰伏洞中的毒蛇，不动则已，一动致命，这让他陷入被动。

纪空手只能深吸一口气，让异力在充盈的状态下遍游全身，使得全身的肌体完全处于最佳的应战状态中，以防突变。

133 第十一章 忠与不忠

五音先生对自己的每一名属下都是视作朋友，特别是乐道三友，因为这三人对音律极富天赋，是以更合他的胃口，以礼相待。但是，他万万没有料到，背叛自己的竟然会是他们三人。

145 第十二章 王者尊严

我最大的遗憾，是无法看到这场争霸天下的结局，更无法预测到在你和刘邦、韩信之间最终会是谁来坐定这个天下。不过你一定要记住，争霸天下并不是凭人力、凭智慧就能完成的事业，它更需要一种运气，而这种运气，也就是天意。



160 第十三章 七日悟道

我们适逢于这个乱世，比及项羽、刘邦，甚至韩信，我们除了占到人和之外，还有天时，而在地利、军力、财力上都有所不及。如果我们就凭现有的实力与之一争天下，只有一个结局，那就是失败！

176 第十四章 夜郎之行

金银寨正是夜郎国三大世家之一陈氏世家的辖地。陈氏世家富可敌国，又执掌夜郎国境内铜铁矿产的贸易权，在这非常时期，陈平无疑是中原各方势力必须笼络的对象，在他的辖地里出现一些江湖好手，这说明刘邦、项羽、韩信三方已经派人到了金银寨。

189 第十五章 剑仆出世

你不是陈平，而是五音门下兵、铸、棋、剑、盗之一的剑！那人微微一笑，浑身上下顿时涌出一股无法形容的气势，在刹那之间，他的整个人就像是凝成了一座山岳，高不可攀，腰间的剑鞘蓦发一声龙吟，飞入空际。

198 第十六章 舍刀悟道

龙赓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，简直让纪空手感到难以置信。因为纪空手怎么也没有料到，龙赓竟然随手一掷，将离别刀甩向百步之外的湖心。纪空手“呀……”地一声，向前冲了几步，随即戛然而止，猛然回头。“这就叫舍弃。”

216 第十七章 诡异百变

对韩信来说，这种笑意并不陌生，因为在纪空手的脸上，这种笑就像是他的招牌，无时不在。

雪在飞旋中狂舞，却不能侵入龙赓与东木残狼周身的三丈范围。在他们搏击的空间，没有雪，没有流动的物质，有的只是那令人心惊的杀气。

224 第十八章 静观其变

武道的本身，就是超越禁锢，超越自我。你能如此，我很开心，毕竟这对先生的在天之灵是一种慰藉。”龙赓的目光中闪现出真诚，毫不嫉妒。在刚才的那一瞬间，他的心态的确有些失衡，然而多年的隐居生活养成了他顺其自然的性格。

240 第十九章 雷厉风行

但是无论是张乐文，还是东木残狼，明明知道纪空手一定会变招应对，却无法预测出他将如何应变，因为纪空手根本就没有动，只是静静地等待，等待着水珠与刀光进入他的七尺范围。

张乐文与东木残狼无不心惊，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如此镇定的人。





第一章 激情之刀

就在刘邦与纪空手相持不下的时候，在河的那一方，随着夜色的降临，形势正发生着悄悄的变化。

虞姬人在车中，当车外传来惊呼与惨叫声时，她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却一脸平静，仿佛车外的事情跟她丝毫没有半点干系。

她的心似乎已死了，就在她远远地看到纪空手被人押着送入军营的时刻，她的心便已死了。

“在我答应你之前，我想再见他一面。”虞姬的脸上一片煞白，毫无血色。她根本就没有想到刘邦会用一个冒牌货来欺骗她，因为她心里十分清楚，以纪空手的废人之躯，要想从重重包围之中逃出霸上，除非是出现奇迹。

“你要见他，本公并不阻拦，不过有一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”刘邦显得非常镇定，微笑而道。

“但讲无妨。”虞姬没有想到刘邦这么爽快就答应了自己的要求。

“有一句话，叫做相见不如不见。本公知道，你对纪空手确是一片痴情，但是你既然答应了下嫁项大将军，便是名花有主，而你们之间的这段情感便成了有始无终的情债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是谓不智，你又何必自生烦恼呢？”刘邦深知虞姬的个性，是以早已想好了一番托辞来应付她。

谁知一试之下，果然见效，虞姬幽然叹道：“我心里只是放不下他罢了，其实我也知道，若非为了他，我宁死也不会前去鸿门。我只是想在临行之前，好

好地看看他，将他的样子好好地装在心里，不敢相忘。”

“小姐的这番痴情实在让人感动，不过依本公之见，若是你真的为他着想，这一面还是不见为妙。”刘邦劝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虞姬奇道。

“不为什么，只因为本公也是一个男人，所以懂得男人遇到这种事情心中的感受。”刘邦故弄玄虚，顿时引起了虞姬的好奇。

“还请沛公说来听听。”虞姬追问道。

刘邦知道鱼儿已经上钩，佯装伤感，轻轻地叹息一声道：“如果说你们真是两厢情悦，这一面委实是不能见的，这绝非是本公危言耸听。试想一下，如果说一个男人明知自己心爱的女人要嫁给别人为妻，而他又毫无办法，只能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，那么他的颜面何在？自尊何在？假若他知道心爱的女人是因为自己才委曲求全，下嫁他人，这岂不是要让他伤心自责一辈子吗？所以说……”

“不用再说了！”虞姬心中一阵酸痛，泪水再也抑制不住，悄悄地从面颊滑过。

刘邦心中暗笑，嘴上不住劝慰道：“小姐何必如此伤心呢？只要你随本公到了鸿门，本公可以向你保证，纪空手一定毫发无损，无忧无虑地过完他的下半辈子！”

“我能相信你吗？”虞姬收住泪水，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满脸不屑地道。

但是不管如何，无论虞姬多么不相信刘邦，她还是相信刘邦的话很有道理，所以当她的离开霸上之时，也便没有见纪空手一面。

不为什么，只是为了不让自己所爱的人伤心！

“纪大哥，但愿从此之后，你能忘了我吧，然后开开心心地活着。”虞姬人在车中，近乎痴了一般。

一阵杂乱的马蹄声和着吆喝声不断响起，车外已乱作一团，便在此时，一声马嘶长鸣惊起，将虞姬从一片痴想中唤醒。

“袖儿，出什么事了？”虞姬奇问道。

袖儿撩开窗帘问了几句，才知道车外发生了大变，同时有人吆喝道：“围住马车，谨防敌人偷袭！”可见外面的情形乱作了一团糟。

虞姬心中好生纳闷，觉得事发突然，太过蹊跷，此时的关中地区，暴秦将亡，正逢乱世，虽然马贼横行，盗匪遍及乡村城镇，但任谁的胆子再大，也绝不敢以卵击石，来惹沛公刘邦的车队。

“难道这是项羽的人？”她想了想，又觉得不像，虽说纪空手霸上约战，已经使项羽对刘邦生了疑心，但若真要动手，大可不必选择荒郊野地，只须待刘邦到了鸿门再行动手也还未迟，可是如果不是项羽，那么是谁敢对刘邦的车队实施偷袭？

她也曾想过会是五音先生与红颜，但在她的内心深处，却情愿对方不是为

了自己而来，因为她不想看到对方为了自己，却耽误了营救纪空手的时机。

就在她凭空乱想之际，忽然“嗡……”地一声，从车板下面传来。

袖儿脸色一变，刚要惊叫出声，虞姬已捂住了她嘴道：“嘘！”要她噤声。

两人同时向那发声处望去，只听得“嘶嘶……”一阵轻响，好像是利刃划过木板的声音，接着便听得“喀……”地一响，在她们的脚下突然出现了一个一尺见方的洞口。

惊变发生时，樊哙人还在岸上，他目睹着数百战士消失于一瞬，心中的惊惧真是无以复加。

不过他很快稳定了自己的情绪，与宁戈一起，指挥着战士对虞姬的大车实施了层层保护。同时分派出一帮人手，伐运树木，重新架桥。

虽然只隔一河之宽，但随着天色渐暗，樊哙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些人影，却根本听不到对岸有任何的动静。

大河发出的流水声掩盖了一切的声音。

“樊将军，此时天色已暗，是否可以燃起篝火，用以照明？”一名头领模样的人上前请示道。

樊哙摇了摇头道：“敌人显然就在左近，迟迟未动，就是为了寻找动手的时机，如果此时点火，敌在暗，我在明，万万不可。”

此刻的他，已经感到了潜藏在黑暗之中的危机。以他征战多年的经验，对方耗费如此之大的精力来筑堤拦水，显然不是为了消灭他们几百名战士就能了事，真正的危机肯定还在后面。可对方究竟是什么人？又有多少人？会在什么时候出现？他一点都不知道，只能命令手下的战士加强警戒。

可是这种平静并没有维持多久，樊哙便从一件很小的事情上看到了问题。

“丁阿贵！”他大喝一声，丁阿贵是他派去伐运树木的头领。他忽然发现，时间过去了好大一会儿功夫，可是河滩上堆放的树木并不像他想象中的那么多。

丁阿贵连走带跑地一路过来道：“将军有何吩咐？”

“你带了多少人去伐运树木？怎么半天功夫还没有准备齐整？要是贻误了军机，老子可不客气！”樊哙心系刘邦在对岸的安危，心中早有一团火气，正好宣泄在丁阿贵的身上。

丁阿贵吓得打了个哆嗦，搔搔头道：“这似乎有些怪了，属下带了一百多号人去，按理说费了这些时间，应该备齐了才对呀？”

樊哙一眼扫去，往不远处的树林环视一遍道：“你真的带了那么多人吗？”他的眼力不坏，即使是在黑夜，亦能看到数十步外的动静，可是当他望向树林时，却发现人数明显少了许多。

“千真万确，属下可不敢有半点欺瞒！”丁阿贵忙不迭地道。

樊哙心中“咯噔……”了一下，终于明白敌人开始动手了。



对方选择从这些伐运树木的战士下手，一来可以拖延己方架桥的时间，截断自己与对岸的联系；二来与自己相距远些，不易察觉。可见对方心机缜密，经验丰富，无疑是一班劲敌。思及此处，樊哙再犹豫，当下带了上百名战士，与丁阿贵一道，悄悄向那片树林围靠过去。

这片树林极大，沿河谷而生，一直延绵到远处的大山之中。此时夜风吹过，枝摇叶动，暗影斑驳，平添一股肃杀之气。

樊哙愈是靠近树林，心中就愈是感到吃惊，他之所以感到吃惊，并不是因为这林木之中有惊人的杀气，而是这林中除了空气与夜风之外，根本就没有杀气存在。

对于这种现象，通常只有两种解释，一种是这树林里没有人，所以自然就不会有杀气；另一种则是敌人的武功高到了可以将杀气内敛的地步，一般的高手根本就无法察觉。

如果是前者，还只是虚惊一场，如果是后者，那么敌人就太可怕了！想到这里，就连樊哙这种天生胆大之人，也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“呀……”

一声凌厉的惨叫划破这可怕的死寂，声音出自丁阿贵之口，似乎遇到了一件十分恐怖的事情，令他惊骇莫名。

樊哙大惊，拔出鬼头大刀，飞速地向声音来源处掠去，等他赶到丁阿贵身边时，只见丁阿贵早已瘫软在地，一脸惊惧，指着数丈外的草地道：“看……看……看……那里，全……是……死……人……”

樊哙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数十名伐运树木的战士竟被人不知不觉地弄到了这片草地，横躺竖放，摆了一地。这里的林木稠密，若非是刻意搜寻，倒也不易发觉。

樊哙一步一步靠近，俯身下去，以手相探，却惊奇地发现，这些战士竟然还活着！只是穴位受制，形同死人罢了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樊哙觉得自己的头脑有些昏乱起来，似乎看不懂敌人的意图。

以敌人放水冲桥的用意，显然手段残忍，并不留情，何以却会对这些战士留了活口？如果说他们是怕杀人时露出动静，凭他们的点穴手法，只须轻轻一点，随便按在哪个死穴上，这些战士也就呜呼哀哉，何必这般麻烦？

“啊……”丁阿贵突然色变，仿佛见到了天下最可怕的事情，喉咙咕咕直响，偏偏连半点呼声也叫不出来。

樊哙正与他正面对峙，蓦然见得这幅场景，禁不住背上的肌肉一阵发紧。

他在这一刹那间，感到了一股令人心悸的杀气。

他想都没想，一握大刀，整个人如箭矢标前，一呼一吸之间已经前移了十丈距离，两旁树影急退，风声呼呼灌耳，他几乎是将自己的体能发挥到了极限。

可是身后的这股杀气依然紧迫，如影随形，仿佛就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身后，

不多加一分，却也不减一分，不管樊哙冲前的速度有多快，这股杀气都能无时无刻地向他发出真正的威胁。

樊哙的心中大骇，知道自己遇上了高人，若是继续这般前冲，终究逃不出气竭人亡的命运，在这种非常时期，惟有使用非常手段。

“嗖……嗖……”樊哙不再犹豫，双肩一耸，两道阴森森的寒芒陡然出现在夜空，如闪电般直扑身后的敌人。

飞刀！又见飞刀！

纪空手的飞刀曾经战胜过不少江湖中一流的兵器，见过他的飞刀的人，无不惊讶他出刀的那一瞬仿如惊电破空。

韩信的飞刀也曾数度扬名江湖，刀过虚空，黯然无声，煞气过处，天地一片肃寒，没有人不称赞他的飞刀可以与纪空手相媲美。

可是不管是纪空手，还是韩信，他们的飞刀都学自于樊哙。

也许樊哙出手的气势不及纪空手，也许樊哙出手的速度及不上韩信，但论及飞刀线路的变化，飞刀出手的时机，他们似乎又远远不及樊哙。因为他在飞刀之上已浸淫了十数年，自小玩起，已经给他手中的飞刀注入了生命的激情。

一把拥有生命激情的飞刀，有谁不怕？

当樊哙的飞刀出手时，他明显地感受到了自己背后的压力窒了一窒，他没有犹豫，挥刀连劈，在身后布下三重刀气，用来阻缓对手之用，然后才回腰转身，横刀于胸。

他终于看到了敌人的影子。

只有一道影子，根本看不清对方的面目，如此漆黑的夜里，樊哙感到了一股刺骨的寒意。

影子的手中有一杆长枪，寒意就来自于那凛凛的枪尖之上。此人藏身在那些不能动弹的战士中间，突然出手，若非樊哙见机得快，只怕早已受制。

“你是谁？”樊哙紧了紧手中的大刀，眼睛眯了一眯，挤出一道厉芒迫向对方而去。

“你就是樊哙？”对方淡淡一笑，不问反答。

樊哙怔了一怔，似乎感到有些吃惊。

“能使出这般绝世飞刀的人，普天之下，除了纪空手与韩信，当然就只有樊哙了，这似乎并不难猜。”对方好像猜到了樊哙的心理。

樊哙浑身一震，沉默半晌，方才轻叹一声道：“他还好吗？”

他的问话似乎很是突兀，但对方却知道他问的是谁，语带嘲讽道：“你现在问起他来，不觉晚了么？”

樊哙心中有些内疚，摇了摇头道：“我也是不久前才知道他的消息，在我的眼中，不管是刘邦还是他，都是我樊哙的兄弟，我又怎会坐视兄弟有难而袖手旁观呢？也许刘邦正是深知我的这点秉性，才会瞒着我，生怕我坏了他的大事。”





对方似乎也为樊哙而感动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他对我说，樊哙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汉子，让我千万不要为难你。”

樊哙的眼神一亮，激动地道：“他真的是这么说的吗？他难道不怪我吗？”

对方笑了一笑道：“他的确丝毫没有怪你的意思，还说，在他与刘邦之间，你很难作出一个选择，因为你太讲义气了，无论要你背叛谁，你都绝不会答应的。”

“谢谢！”樊哙轻轻地点了点头道：“难得他对我如此了解，也不枉我与他之间的这份兄弟情谊。”

他的话刚落，陡觉一股森寒之气袭来，照准他的面门抖颤出无数寒芒。

樊哙心中大骇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对方竟然说打就打，而且是在这种情况下出手，令他根本就没有防备的心理。

他的大刀在手，却没有机会出击，对方选择了自己心理上的软档，然后才陡然出手，他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，那就是等死。

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，心中似乎多了一份凄寒，更为这人性中的丑陋感到了一丝悲哀。

“嗤……”就在樊哙以为自己必死的时候，他却并没有死，只感到一种针扎肌肤的刺痛，被一道劲风扫在脸上，而那凛凛的枪锋擦着他的身体，刺向了他身后的虚空。

“呼……呼……”衣袂飘动，当对方的身形电闪般扑出时，樊哙的心中突然想到了一个人，只有这个人，才会是他心中牵挂的人的朋友，也只有这个人，才能使得出如此霸烈的长枪枪法。

这个人当然是南海长枪世家的传人扶沧海，他之所以出手，并不是针对樊哙，而是在他与樊哙对话之间，看到了宁戈的出现。

宁戈本来不该出现的，他站在虞姬所乘的大车之前，全神贯注，担负着守护之责。可是丁阿贵的那声惨呼实在是太恐怖了，这顿时勾起了他心中的好奇。

他自问武功不弱，所谓艺高人胆大，所以根本想都没想一下，就循声而来。但让他诧异的是，这林子里并没有出现生死相搏的打杀，却让他听到了一段莫名其妙的对话。

“难道说樊哙竟是敌人的内应，今日发生的事情与他有关？”宁戈心中涌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，更让人可怕的是，他决定掉除这个奸细。

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，也是形势所逼，因为他已看出，这两人一旦联手，自己绝不会是他们的对手，与其如此，倒不如先发制人。

拿定主意，他悄悄踱步至樊哙身后丈余之地，这才提聚真力，奋起一击。

“叮……”他自问自己的出手已经够快，可是他没有想到扶沧海的反应也丝毫不弱，当禅杖与枪尖在空中相撞出一连串的火花时，两人同时一震，各退数步，似乎都为对方表现出来的神勇感到心惊。

但真正感到震惊的人，却是樊哙，等到他反应过来扶沧海的出手竟是为了